

一曲民族性格的欢乐颂

——谈系列歌舞剧《天是个啥地是个啥》

胡安忍

榆林地区二人台实验剧团、府谷县晋剧团创作演出的系列歌舞剧《天是个啥地是个啥》，从人类繁衍、生命延续的独特视角出发，将女人一生中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有机地串联起来，采用载歌载舞、幽默风趣的艺术形式，展示了黄河儿女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一曲中华民族性格的欢乐颂。

《天》剧没有营造特定的具体的时代环境，没有编织完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着力刻画一个或几个贯穿始终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是通过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几个场次，艺术地再现陕北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礼仪，从不同侧面热情地揭示母亲性格中的丰富内涵，从而使观众从整体上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有所认识。《相亲》一场，四个姨姨在媒婆的带领下为侄子相媳妇，一路上极尽嬉笑挑逗、插科打诨之能事，然而在轻松愉快的戏耍中，却道出了一个严肃的人生话题：人不可相貌，要紧的是心灵美、本领高、身体好，体现出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嫁衣》一场，在调侃戏谑的喜剧情调之中，妈妈为女儿试嫁衣，但只要悉心体察，便可以发现，孝敬公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这些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传统美德，如同一股清新的甘泉流贯其中。《成亲》一场，新郎新娘关于“小马猴”的对唱，那种对新生命的热切呼唤，那种对生活前景的无限憧憬，则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和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当年的青年女子也做了母亲之后，当她们的儿女像飞鸟一样即将远离她们的时候，她们也像当年她们的母亲一样，对儿女百般嘱咐，将做人的信条、行为的规范、处世的态度传给后代。看到这

里，我们从母亲那深情凝视的目光里，从儿子那依依不舍的神情里，徒然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它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磨难中求生存，图发展，休养生息，传宗接代，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昌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滋养了优秀的传统美德，孕育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民族性格。

《天》剧自始至终幽默风趣，欢快活泼，具有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下山》一场，通过描述男女初会，歌颂纯真爱情，但是，却看不到男女之间那种曲折微妙的了解过程，更听不见那种海枯石烂信誓旦旦的心迹表白。而是听说山里有“妖怪”，妈妈偏偏要让他们去砍柴、挑菜，而且“遇事要把眼睁开”，结果，俩人看到的，并非“妖怪”，而是“互相吸引”的“男娃”和“女娃”，于是，男娃“真想和女娃飞上天”，女娃“真想把男娃引回山”。这样一种在劳动中接触，碰撞，一见钟情，又具有浓郁民间情趣的爱情表现方式，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黄河儿女羞涩而纯朴、含蓄而热情、天真而幽默的爱情性格。至于《相亲》、《嫁衣》、《送亲》等场，那舒展夸张的舞台动作，那欢快强烈的音乐节奏，那情趣盎然的艺术构思，无不令人心旌激荡，文艺的娱乐功能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天》剧的唱词也很美，有浓厚的陕北信天游味儿，生动活泼，明快晓畅，抒情感人，但同时也暴露出某些缺憾。由于该剧没有具体的时代环境，导致一些唱词缺乏时代气息。如“四书五经全背熟”，半个世纪了少年儿童上学早已不死背那些古代典籍了；又如，“婆姨要穿花达呢”，在五六十年代，花达呢算得上好布料，在今天，无疑是已被淘汰的货色；再如，“刀枪剑戟杀贼寇”，似乎又有昔日抵御匈奴的时代痕迹。诸如此类，还有一些。敝以为，《天》剧如果能以特定时代的特定生活内容来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性格特征，无疑将会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并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彩。